

会东史志资料

目 录

- 中央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会东情况
.....党史研究室(1)
- 回忆地下党员陈艾九在柏岩养伤经过
.....万云禄 张开合口述 王文科整理(16)
- 中国共产党会东县历次代表大会情况简介
.....李光鉴整理(16)
- 鸦片在会东彝族地区的始末
.....潘树德 陈文铭(23)
- 关于记述农村改革的几个问题
.....孙大荣(26)
- 会东县历史建置沿革(试写稿)
.....张国树(36)
- 会东大桥考
.....王未沫(36)
- 《会东县志大事记》(1912—1949)
.....张国树(37)

中共会东县委党史办公室
会东县地方志办公室
会东县政协文史委

第 二 期

(总第 四 期)

一九九〇 年十二月十日

6/5200

会东史志资料



目 录

中央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会东情况	
.....党史研究室(1)	
回忆地下党员陈艾九在柏岩养伤经过	
.....万云禄 张开合口述 王文科整理(10)	
中国共产党会东县历次代表大会情况简介	
.....李光鉴整理(14)	
鸦片在会东彝族地区的结束	
.....潘树德 陈文锦(23)	
关于记述农村改革的几个问题	
.....孙大荣(26)	
会东县历史建置沿革(试写稿)	
.....张国树(36)	
会东大桥考	
.....王未沫(36)	
《会东县志大事记》(1912—1949)	
.....张国树(37)	

中央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会东情况

中共会东县委党史研究室

中央军委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在云南省寻甸县鲁哨口村发出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根据地的指示，并分析认为金沙江两岸守敌空虚，应采取各种措施，迅速抢渡金沙江。与此同时，蒋介石亦察觉红军渡金沙江的意图，于四月二十八日电“剿共”第二路军总司令龙云：“凡金沙江上游自巧家至元谋一段之船舶及一切可渡之材料，可否严令该段之各军长官与地方区保长等全部移置于绥江以下叙州附近集中管理”。军阀龙云也于同日电告沿金沙江南、北两岸守敌，责令他们毁船封江，防止共军北渡。电称：“顷据飞机侦察，据称匪先头已到易隆（今寻甸县境），似其欲窜元（谋）、武（定），以期渡江，甚为明显，此间亦拟压迫至江边而聚歼之。所有沿江各渡船只，不问在川岸或滇岸……应亦并先为注意藏匿，以免资敌抢渡，至后方大军，当跟踪尾追”。根据蒋、龙的反共部署，沿江靖卫团控制着所有渡口和船只，并出了告示，不准任何人划渡，违者就地枪决。

为了迷惑敌人，掩护红军先头部队从皎（皎）平、洪（河）门偷渡过江，五月二日，朱德总司令进一步作出以下部署：

甲：据调查会理只刘文辉部三百余人。昆明通会理道路除走元谋、龙街大道渡江外，另有两条经商路：一经勐坝、猴街、卡子塘、马鹿塘、大松树到洪（河）门口渡江，勐坝到洪（河）门口约二百九十里；一经小仓、龙海塘、石板河、皎西到皎（皎）平渡江。洪（河）门口、皎（皎）平渡有渡船各二，每船可容二十余人，或马六、七匹，河窄处十余丈，流急，宽处三十余丈，蜿蜒，有架桥可能，西岸山陡无竹，但两岸有木头可作木排，万一架桥不成，可暂渡洪（河）门口下游之白滩，小摆及左上游的纳平、鲁车。

均有渡船。

乙、我军第一军团决经武定、元谋由龙街渡江，并引敌向西；军委纵队以刘参谋长率干部团一个营及工兵二十九分队赶于四号上午到皎(皎)平渡架桥，并侦察其上游各渡河点。

丙、我十三团应经老务营江边渡普渡河，派工兵先行架桥转入通马鹿道上，亦限四号上午赶到洪(河)门口架桥，侦察其下游各渡河点，并与刘参谋长密切联络，每日至少两次电告架桥情况。

丁、第三军团主力随十三团后前进，其后卫团在可郎之敌向第五军团尾追时，加紧左侧后警戒。

戊、第三军团全部应于大松树以前带足三天米粮。

三军团十三团抢渡河门渡口

按照上述部署，第三军团为右纵队，经云南省力坝、马鹿塘、夺取河门渡。三军团十三团侦察连由连长韦杰、指导员覃应机率领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于五月三日上午从云南境内禄劝县大松树区赶到会理县东区(今会东县)的可河乡河门口渡对岸，抢渡金沙江。发现江对岸有阻敌惊慌，侦察连未予理采，沿江只找到河只小木船划渡过江，过江后，拐了几个弯，在一个小山河里(小山凹)，找到一个国民党地方上的王区长(王联三、可河人)驻防江边堵截红军过江，他看过来的是中央军，误把红军当成中央军接待，侦察连驻可河村，他家杀猪、宰羊办招待，一天结束后，连长、指导员告诉他：“我们是红军打前站的，请王区长带路到会理。”红军给他换上国民党中央军的服装，给侦察连带路一块走，他骑马，途经铁匠村、长冲、武糯到会理城郊附近，会理有关卡，城里面出来一股部队，侦察连拐到一个山后，守敌便将城门关了，侦察连无法过去，后来王说他要回家，便让他走了。三军于五月四日从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区随十三团后赶到河门渡口对岸，因

无船可渡，江宽水深，难以架桥，在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的危急情况下，为了抢渡时间，于是改由逆江而上（至相距二十华里）的皎平渡渡过金沙江。五月九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金沙江，占领通安，准备围攻会理城；仅三军团十三团从河门口渡江，由于江边无一可渡之船遂未过江。经侦察只有一只小木船，又早被封沉北岸（会理县东区大河坝，今会东县可河乡大河坝）于是找木材架浮桥，进行浮渡，但因江流湍急，浮桥被冲毁，时值黄昏，对岸点点火光摇晃，似有团防堵截，部队无法过江，红军中十余名勇士跃入湍急的江水，在夜幕掩护下，武装泅渡，勇士们泅渡过江后，一举击溃了前往堵截的团防队伍，夺得了一只小木船，并找到了船工李明禄，经动员后，愿为红军摆渡，一只小木船，连续不断地渡了三天，红军过江后，立即占领可河村、铁匠村，后经蒿枝坝梁子、新乐村、小坝、山北梁子到会理东坝与红军主力汇合。沿途蒿枝坝梁子等地均有地方团防堵截，由于红军的声威，团防、乡勇不击而溃。据当地目睹者李后华等回忆说：“民国二十四年四月初（农历）红军来在江边很多，当晚就过江，但河门渡只有一只小船，过不完，叫我带路连夜赶到中武山（会理县通安区皎平渡，现芭蕉乡）渡口”。刘家富说：“民国二十四年铁匠村街上成立了一个大队部（即地方团练）说‘共匪’要过江来，大队部调集乡丁去大、小岩头和江边堵截红军，……我们六十多人住大岩头（可河至铁匠村的山路要隘）……有人来报说，红军过来了，多得很，你们四、五十人抵不住，撒腿就跑，……我们刚刚撤走，红军就进了铁匠村街子，乡丁队伍就转移到蒿枝坝梁子，乡丁分队长陈仕华说姜州集合了一千多人，要与‘共匪’比一盘，叫我们在蒿枝坝树林里散开作好伏击准备，……天亮转移碗拉沟（现中心乡新乐村）姚玉和家中准备吃早饭，不等吃早饭红军就到了，吓得我们连大队部的旗子都忘记了扛走，不要命地逃跑，陈

命我返回拿旗子：乡丁队伍跑到坛罐窑，陈说集合整队进城，但会理四城门都封闭了，进不了城，且多数不愿去，陈带着五个乡丁走了，我们也就火回家”。

九军团抢渡树桔渡口

担负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前进任务的九军团，由贵州水城西进，四月二十七日占领云南省宣威，五月二日占领东川（今会泽）并在东川以西之树桔、鱼坝滩渡过金沙江。

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下午四时，九军团参谋长郭天民率先头部队向金沙江进发，五日下午二时，从会泽县的拖布卡进入巧家县的汤舟镇的树桔渡口（现属东川市），不见船只，对岸民团驻碉守护。我七团用重机枪射击，民团溃逃，侦察连沿江搜查，在船工张朝兴、王再亮帮助下，只侦察打捞到一只破船，经修补后，在两位船工的帮助下，于当日晚经十三次往返，二百多人全部顺利渡过金沙江到对岸鱼坝滩（原属巧家县，现属会东县），迅即前行十华里至汪家坪、盐场（原属巧家县、现属会东县），消灭税警队和民团，没收税款、食盐，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筹破三万多元（银元），将食盐分给群众，群众积极报告沉匿船只地点，帮助红军打捞到沉船五十多只，船工自告奋勇同红军将选择的船顺江划到树桔渡口摆渡，从五月六日上午起，到七日晨，九军团全部人马胜利渡过天险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终于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据当时参加摆渡的船工饶顺清（云南省拖布卡人）回忆说：“当年红军来到树桔渡口，仅在南岸（树桔）发现一只小烂水船，其余船只全部被封沉北岸江底（鱼坝滩）船工不敢随意动，红率先找到我和弟弟饶顺彪，首先划送八个红军过江，先过江的红军跑步去盐井把封沉北岸的船只放下来几十只，连夜连晚的渡，最后一批过江后才到汪家坪，国民党的中央军就追拢了”。赵顺友（鱼坝滩人）

说：“盐厂官房说‘共匪’来了，把运盐巴的船统统集中扣在盐井上，……南岸仅有一只小烂船，红军来到江边先找到那只船，经修补后，每船一次渡四人，先过江八人，过江的红军立即赶去盐井，把扣封的船打捞放下来，当晚就开横渡，从南岸到北岸，红军过江后分兵三路：一路经黄坪到铁厂；一路经汪家坪到新开田；一路乘船下干盐井”。九军团胜利渡江后，向船工付了划船报酬每船五元，船工们莫不称赞红军待人厚道。并向船工们讲明毁船拒敌的道理。以船木质，付给每只船二十至四十元银元的代价，将船砸毁抛入江中，即顺江北进。国民党湘军李堪部（李抱冰）部和国民党第二路第二纵队周浑元率其第五、第十三、第九十六三个师，相继尾追而来，但无船可渡，只得望江哀叹。

九军团在鱼坝滩兵分三路沿金沙江西岸北进，被沉沿江船只，扼阻东岸追敌，消灭敌小股部队：一部顺江而下，经干盐井、陈家湾、老王山、官村、火地、松坪、小米地、黑狮村、横石窝、新塘、二台坡、小街（上述各地原均属巧家县，现属会东县），到会理县东区塘房（今会东县塘房）；一部从鱼坝滩又兵分两路：一路北进经小新田、沙坪子、至冬瓜坪；（原均属巧家县，现属会东县）一路南进转西再向北进，经汪家坪、盐场、新田、茯苓棚子、白草梁子、大箐（原均属巧家县，现属会东县）至冬瓜坪汇合，离开了国民党二十四军刘元堂旅川军一个营后，经毛湾村、仓房沟、老村子、铁厂、红地土、苏家坝口、丁家坪、老口、老炉房、猴爬岩、麻窝沟（原均属巧家县，现属会东县）至塘房与另一路汇合，经塘房渡至会理县东区龙家店至范卓（今会东县红果乡龙家店）一带（相距十华里）休整。

朱总司令五月九日电报指示九军团

罗、何：

1. 我野战军今日已全部渡过金沙江，三军团及干部团正围

攻会理，其增援队第五旅由西昌南开。我一、五军团因明日开会理附近，准备消灭敌援队，估计蒋敌为配合刘敌行动，有乘兵由蒙姑渡江可能。

（一）我九军团仍执行消灭刘敌单个部队，破坏沿江船只，扼阻东岸追敌，以掩护主力行动的任务。明十号九军团缺一个营应立即开蒙姑，利用着潮水的实行排渡，偷渡与隔河射击的种种办法，焚毁或捣沉，击沉对岸所有船只，并坚决扼阻追敌过江。九军团之另一个营带小电台从小路向巧家对岸侦察前进，到达后应进行同样破船阻敌的任务。

（二）九军团不论在行进与驻在中，如遇单个部队应坚决消灭。

（三）九军团应注意发展沿江的游击队，筹款与扩大红军。

九军团根据朱总司令指示，休整一天两夜后，于五月十二日经会理县东区新龙（今会东县新龙乡）调头北进至宁南县之挂乌（今华严），在巧家县城对岸，隔江阻击东岸巧家县城之敌李福新周泽元部，防其过江。这场战斗直到五月十五日结束，保证了党中央在会理召开的会议得以顺利进行。

九军团于五月十六日从挂乌分两路沿黑水河左右两岸逆河北进：军团部从右路经大同乡景毛乡之埂底、谢家坝、马家龙潭水塘子、尹家湾、三岔坎等六个村寨（原均属巧家县，县属宁南县）进至宁南县城附近。五月十七日继续北进，在宁南的松林坪与左路汇合，往西昌进发，在泸沽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师北进。

九军团在冬瓜坪歼敌

九军团胜利渡江后，七日拂晓时分，九团的连哨线上捉住了敌人四个传令兵，截获杨旅（军阀杨森的混成旅）给驻冬瓜坪蒙人的一封信，信中略谓：“共军主力这次由黔入滇，现又经滇北的武定、元谋北进，该正在茶基、皎车渡一带渡江，进入川康南部我军防地，向通安、会理前进，我为增防披沙、宁远，着令你部

明日火速赶到建昌以西之岩坝……待命，共谋堵击共军……”等语。我军已判明该敌是一个营的兵力，且军心恐慌，即有放弃冬瓜坪逃走的迹象。军团当即命令九团迅速出击，坚决消灭在我前进途中堵击我之冬瓜坪的这一营敌人，由俘虏的四名传令兵引路。

红军沿江西岸山腰崎岖小道前进，下午二时，九团已进入冬瓜坪，敌人尚未撤离，也不知道情况，红军如天降神兵，当即打响。敌人惊慌，措手不及，战斗不到四十分钟，待我军团到时，已将其全部歼灭，打死五十多人，俘敌三百，获三七迫击炮四门，百克门手提机枪五十挺（成都兵工厂新产品）。伪区长张子清等前往堵截的地方乡勇、团丁更是不击而溃，溜之大吉，俘获的士兵中，有七、八十人年轻体壮不吸鸦片者，经过宣传，在其自愿要求下，参加了红军。

晚上，红军在人烟稀少的十余里地线上宿营。军团司令部就宿营在杨（勤勋伯）司令的家中。据说，这是杨司令第六位姨太太的家，有四五十间砖瓦房屋，家人已经逃走，炉灶里尚有余烟，厨房里还放着许多火腿、腊鸡之类的食物。

宣传发动群众 打土豪分浮财

三军团十三团和九军团途经会东县境过程中，利用一切机会，向人民群众宣传红军的宗旨，九军团进驻新田乡时，在杨建清（当地百姓称杨十老爷）的碉楼墙壁上写有“打倒修碉堡的土豪、活捉龙云”的手书大幅标语（拍有照片）和在围墙背后写有“红军不拉夫”的黑体手书大幅标语，在盐井坪发动制盐工人，令辑私队交出五十只船、二十八只枪、四万元税款，开仓分盐给群众，当地盐工和群众皆大欢喜，船工和盐工们说：“从来没有见过有这样好的军队”。纷纷表示拥护红军，帮助红军渡江，红军进驻红果时，军团司令部就驻在大村伪区长张子清的四合大院，龙家店、解家湾、周家坝、大村、若堡桥、河边村等村寨（相距十多

华里)的农户家均驻有红军。红军所到之处，向民众宣传“红军是打富济贫的，红军要打土豪分田地，杀国民党的脏官”。叫老百姓不要怕，当即查抄了伪区长张子清、土豪张文光、川军连长唐中和团头龙顺和的家，三军团十三团五月六日在可河村查抄了伪区长王联三和川军连长团头康练伯的康，查抄出的浮财，除补充红军的给养外，大部分分给了当地贫苦百姓，十三团在可河街庙子召集群众会，将查抄出的浮财，如粮食、猪肉、红糖、衣物等分给了贫苦百姓，凡到会群众见人有份。

军爱民，民拥军，百姓爱红军

红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不犯，亲如骨肉，买柴、买菜要付给一定价钱，借用东西原物归还，走时要打扫驻地的清洁卫生，有的还给东道主赠送物品，如棉大衣、军毯、烟盒等物以作纪念。民众觉得红军可亲，他们甘愿冒风险，乐于给红军找船撑渡，引路、舂米、做饭、献柴、献菜、缝补衣粮等为红军服务。如船工赵世友、李明录、钟世民、范汝清(蒙姑人)，饶顺清、饶顺彪(树桔人)等三十多人为红军划过船，抢渡金沙江；周友福、尤启恩、蔡永智、李太朝、李开应等均为红军引路，行程几十甚至上百里，大村林万夫的母亲整天整夜为红军舂米、做饭。

红军与国民党川军的鲜明对比

九军团驻营红果期间，部分红军驻解家湾邱家，邱家赠些豆花给红军吃，红军走时付给了足够的报酬。还说谢谢老渡娘！红军走后，追剿红军的川军又来驻在这一带，邱家同样磨豆花对待，(老百姓从衣着上分不清谁是红军谁是川军)，川军狼吞虎咽地吃了后，不但不付钱，反将剩余的残汤连桶一起扔在院里，怒气冲冲地骂道：“卖你妈的×，吃到甜头了，还想烫老子们的钱”。沿途群众从两军的行动分清了谁是红军，谁是川军，人民从内心称道：红军是穷苦人民的军队，川军是欺压百姓的反动军队。

红军的声誉与感召

红军长征途经会东县境，时间虽短但红军的英勇气魄，不怕流血牺牲，不怕艰难和险阻，在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的情势下，不断取胜，为的是中华民族的解放。红军沿途遵纪爱民，纪律严明的实际行动教育了人民，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诬蔑和反共宣传，原先误听了反动宣传的群众听说红军来了，拉住壮丁要在额头上刻“共产党”三个字，“小的要拉来掏刀，老的要拉来熬油”，许多人便跑到深山密林里去藏起，弄得真伤后，纷纷回来与家人团聚，看望红军，留念红军，有相当一部分苦大仇深的青年，知道红军是为穷人的军队后，积极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参加红军的有十多人，如河南省军区原副参谋长(已离休)林万夫同志就是会东县红果乡大村人，当年参加红军的。

红军长征的英勇革命牺牲精神和光辉业绩及深远影响，在后来的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尤其是在1949年地下党领导、发动、组建的金江一支队的革命活动中均起到了革命火种的作用。红军长征途经会东境内18个乡镇的深远影响，将永远激励着会东人民在社会主义新的征途上奋勇前进。

回忆地下党员陈艾九在柏岩养伤经过

万云禄 张开合口述 王文科整理

万云禄：解放前我家住柏香岩街子财神庙的一厢房中，即现在会东县柏岩乡柳树塘村，家境贫寒，临近解放时已经穷到我一顿吃一顿。陈艾九是一九五〇年初，金江一支队同苏少章（国民党金江中游守备司令）的部队在柏乡岩街子打了一仗撤过甘梅子那边去以后，（注：柏乡岩战斗是五〇年元月十七日），一天下午六点左右爬过参鱼河到柏香岩街子的，当时我仅十五岁，记得陈艾九满身都是血淋淋的，样子十分凄惨，一瘸一拐地慢慢从河边爬上柏香岩街子，街上一位姓杨的老公公见状问：“你是啥子人哦，怎么搞成这副样子”？陈说：“我是做生意的，被人暗算了”。杨说：“你这样子吓人得很，快进里边苕保长家去”。陈艾九瘸出街口不远遇一百姓见状说：“你这人是做啥子事的！你这个样子进去不得了，苏家的兵这时正在保长家”。陈即装做改便的样子到路边一大石头下把身上的文件、手枪、子弹藏起来，才又返回柏香岩街子，欲进财神庙被我父亲万春发看见搬进家中。见他右边臂膀和右脚小腿肚子被刀子杀穿，背上的血流凝固后一坨一坨的，脚上的刀伤口子很大，肉向外翻起，鼻梁骨被打断。我父亲给他换下衣服、裤子，用热水给他洗伤，找来枪伤草药给他包扎，又把自己的衣服换给他穿上，询问他道底是什么人时，他才如实告诉我父亲，他是会理的地下共产党，叫陈艾九，湖南人，参加组织会江一支队暴动后，党组织禄他和周若梦到会理敌占区太平场开拓新的工作，在水磨房（小地名）附近组织了二十多人的地下武装，掌握到苏

少章的连长彭绍基家有枪支子弹，即组织队伍突然冲进彭绍基家，抓住了彭绍基，缴了他家的枪支子弹及一背箩银子，队伍押着彭绍基向参鱼出发，途中遭敌人伏击跑掉了彭绍基，队伍被冲散，他整理十多人的队伍行至参鱼附近的官村（新云），又听说苏少章部在国民党的支持下向金江一支队反扑占领了姜州、参鱼等地，遂把枪支子弹发给队员各自回家隐蔽，自己请一老乡带路，想到柏香岩找金江一支队大队部，不幸夜行到炭山马路梁子休息时被带路人暗算，杀伤了他的背膀和脚，打伤了他的鼻梁，挣扎中他拔出手枪打了一枪，凶手畏怯才跑掉，陈艾九还给我父亲讲了革命道理和当时的形势，至使我们一家对他象亲人一样的好，那时我家到处找米吃（要饭）、要到点米、肉，父母都要先拿给陈艾九吃。后来他伤口发炎，整天痛得直叫喊：“妈哟，妈哟”。现在想起那种凄惨的叫声和情景都会使人泪下。紧接着苏家的兵就开始搜查，清剿“红军”，称金江一支队的人为红军，满街都写起：“解放、解放，先解放后斩人，收藏‘红军’全家杀尽”等标语，并把周围百姓集中在街上训话，念标语给大家听。一天苏少章的排长沈国禄带人闯进我家搜查，父亲赶紧用草连子把陈盖起，只有头露在外面，沈问是什么人？父亲答：“他是我家亲戚，是个哑吧，上山找柴摔伤了他们问陈艾九的话，陈只是啊啦、啊啦的。躲过敌人的严厉查后，我家把陈艾九转移藏在黑神庙的菩萨后面神台上。恰好我家养了一只母狗生了两只狗儿在菩萨下面，母狗天天都给陈艾九舔伤口上流出的脓，我们弟兄三人每天给陈艾九送水、送饭外，还要负责放哨，一天苏少章亲自带兵来搜查，我赶紧通知陈艾九不要出声，以免被发现暴露，有两个士兵搜起刺刀走近菩萨，想去搜查，母狗汪汪直叫，我急中生智说：“你们

不要惹狗，它才生了儿，怕它咬你们”。苏少章见我说得真切，即说：“不要逗，逗狗咬人，逗小孩骂人”。他们一无所获走后我才通知陈艾九可以咳嗽和叹粗气了。突然有一天苏家的兵不知从哪里知道我家藏得有人，搜查不到后，把我父亲拉到河边兑窝石（小地名），苏少章的团长黄厚昆用枪柄打我父亲，追问收藏的“红军”在什么地方，父亲答：“我家没有藏红军”。见他们打我父亲我愤怒了，拣起石头指准黄厚昆打去，随即他们来追我，我从街背后竹林里一蹿跑掉，父亲才免遭挨打之难。见形势越来越严峻，我父亲才找与他相好的张兴才商量后，趁一个黑夜把陈艾九背在张兴才家藏起养伤。

张开合：我家一直住在柏香岩广东村，父亲叫张兴才，当时听说柏香岩街子财神庙里住的是个受伤的“红军”，就请起人夜间悄悄地把他背到我家藏起养伤，住在面房楼上，用一块门板当床，当时陈艾九背上的伤口已生蛆流脓，我们每天用一个小碗装上火灰放在门板下面接脓，要接半碗，他整天痛得哎哟、哎哟直叫，已无法自行起居行动，我父亲找来枪伤草药给他医治，母亲煮饭给他吃，姐姐我们给他赶苍蝇，端屎倒尿护理他。那时我们家境贫寒，生活很惨，陈艾九也很体贴我们一家，每次煮好吃的东西送给他，他都要留给姐姐我们姊妹，而且要我们当面吃完，常常教育我们要听父母的话，为父母分担家庭困难的忧愁。在我家养伤的过程中，一次苏家的兵又大規模到处搜查“红军”，父亲又在—一个晚上把陈艾九悄悄搬到外婆家，用草垫在地上当铺，身上盖—床草连子，叫他装成聋哑人，有人来只能比手势，“风声”过后又才从外婆家把他搬回来。苏家的兵撤回会理后，陈艾九不顾自己的安危和伤口疼痛，先做我父亲的工作，给父亲讲革命道理，讲革命形势，说解放军已经南下，西昌、会理即将解放，穷人的出头日子就要到了；不久就叫我父亲去做沈聚洪（保长）的工作。要沈减租减

息，不要残害百姓，通过工作我父亲把沈联洪喊到我家，陈艾九又亲自给沈保长讲革命形势，讲共产党的主张、方针、政策。通过工作沈联洪对穷人的压迫确有所改。

一九五〇年旧历约是三月间，会理解放了，组织上派了几个解放军由张开洪带路，用单架来我家把陈艾九接去会理，走时他枯瘦如柴，伤口虽基本好了，但连路都还走不动，当时我们彼此依依难舍，大家都流了泪，我父亲同送他去会理，到会理父亲就参加了解放军，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在一九五〇年九月铁匠村平息土匪叛乱中光荣牺牲。陈艾九与我们除“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一直保持着联系，一九八八年八月他还从湖南长沙寄了贰佰元人民币来给万云禄我们两家，并来信邀我们到长沙耍。至今我们仍十分敬佩这位地下党员的坚强意志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中国共产党会东县 历次代表大会情况简介

(1956—1990)

李光鉴 整理

中共会东县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56年5月22日在会东县城举行至26日结束，出席会议代表141人，代表全县1516名共产党员，其中：妇女党员代表11人，占7.7%；少数民族党员代表1人，占0.7%，列席代表11人。

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是：(1)审查和批准首届县委1955年至1956年一季度的工作报告；(2)讨论和制定全县汉族1956—1962年农业发展七年规划；(3)选举产生中共会东委员会委员，后补委员。县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出席省党代会的代表。

这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委委员16名，后补委员1名，县监察委员会委员6名，他们分别是：

县委委员：李树荆、李凯恩、墙世俊、李明儒、袁琢成、王四德、王珍、刘育发、张国品、贺宝锁、李瑞良、王青山、龚显志、胡国用、李家芪、何正清(彝)

候补委员：胡正享、付锡文、童家瑞、刘孝帮

监察委员会委员：刘育发、张国品、贺宝锁、胡正享、付锡文、袁文瑾。选举张国品任监委书记。

紧接着举行了首届一次全委会，选举李树荆为县委书记。

中共会东县第一届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58年6月16日在县城举行至24日结束，出席会议代表来自农村、工矿、机关、学校以及其他群众团体共492人，其中：正式代表294人列席代表198人。

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是以贯彻总路线为中心，抓住总支书记以上干部为重点，开展了先进和落后的思想斗争。是一次跃进的大会，思想大解放的大会。通过总路线的学习，代表们一致认为，坚决贯彻执行总路线，对于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有了敢说、敢抓、敢作、敢为的共产主义风格；通过学习，鼓起了干劲，订出了前进的奋斗目标，保证了1958年粮食增产40%，力争45%，为全县粮食增产4000万斤而奋斗。

大会最后通过了两个决议：(1)关于坚决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奋斗的报告”的决议；(2)关于大力开“采煤矿，改柴灶为煤灶”的决议。会后在全县掀起了学习贯彻总路线的热潮。

中共会东县第二届一次代表大会于1958年1月21日在县城举行至25日闭幕，出席会议代表126人，正式代表244人，代表全县2162名共产党员，其中：妇女党员代表40人，占16.39%；少数民族党员代表14人，占5.71%；列席代表102人。

这次代表大会，首先听取了县委第一书记李树荆和书记王稼代表第一届县委作的“关于1957年工作报告”和“1958年工作任务安排报告”

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县委委员21名，县委候补委员1名，监察委员会委员 1名。他们分别是：

县委委员：李树荆、王 珍、刘厚则、李孝达、胡国用、贺宝锁、墙世俊、李明儒、王四德、张国品、袁琢成、王青山、李家茂、何正清(彝族)、董家琨、贾 中、丁文华、齐锡纯、刘汉清、贺文岐、高友洪。

县委候补委员：田二明、王大贵、李瑞良、侯长福、潘树德、谢云焕、黄怀德、陈仕福、周廷芬(女)。！缺监察委员会